

# 妖夜传说

卷一  
狐媚公子

狐媚公子的华丽逆袭  
男色时代的玄幻传奇

重庆出版社  
重慶出版社



# 妖夜传

莲华

櫻桃青衣 著



重庆出版社  
重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妖夜莲华传/樱桃青衣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  
(“狐媚公子”玄幻小说系列)  
ISBN 7-5366-8038-4

I. 妖… II. 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97242号

## 妖夜莲华传


YAOYE LIANHUA ZHUAN

樱桃青衣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  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  
责任编辑: 温远才 代媛媛  
责任校对: 刘晓燕  
装帧设计: 何 靓

---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889×1240mm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93千字  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定价: 20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这是一个玄幻与言情交错的奇幻故事，蒔华学艺有成之后，为了寻找多年前灭门惨案的真相，踏上了对魔界暗罗刹城城主夜迦的复仇之路。途中结识了狐狸变成男子朱离，两人在患难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。小说悬念层层叠叠，一切真相大白之后，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## 作者简介

樱桃青衣，混迹于妖鬼网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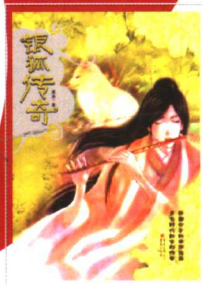
才非子宝，云端绮丽搜神，唯于灯半昏时。

月半阴时，拈一捻情丝魅语，织一枕幽明乱梦。

满壁花醉玄语人，珠玑零落灵狐篇。

但求阅者会心一笑。

则不负敬薄人月华错绿苔矣。



狐媚公子系列  
HUMETI GONGZI XILIE



策 划：宏图华章  
 责任编辑：温远才 代媛媛  
 封面设计：何 靓  
 封面绘图：韩 露 忘忧山谷 (插图)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骷髅栈的美女 ..... 1

月圆之夜，盐茶古道，诡异的骷髅栈里，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展开。美丽的魔女，俊美的少年，到底谁胜谁负……

## 第二章 不爱吃鸡的不是狐狸 ..... 21

莲华要去魔界的暗罗刹城寻仇，玄狐朱离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也为了报灭族之仇，与莲华一起步上了历险之路……

## 第三章 谁说魔女不能爱上人 ..... 45

魔女鸠盘荼爱上了世家子弟卢雪亭，却不小心陷入蛊女的阴谋中。莲华揭穿了她的身份，却因为她的真情而放过了她……

## 第四章 杀戮之夜原是梦 ..... 65

莲华在荒村误入了魔族的陷阱，被困在迷梦中，幼时忠心的黑豹救他脱困。随之而来的遮罗那城王族兄妹，使旅途更为热闹……

## 第五章 沙漠妖姬不会跳舞 ..... 93

莲华回忆起在塞外大漠与非音、非云兄妹相识并结下



友谊的经过。与此同时，暗罗刹城的青儂将军却被王子夜迦陷害出逃……

## 第六章 杀手再美也还是杀手 ..... 117

青儂被暗罗刹城的红翼鬼王追杀，莲华正巧赶到，发动红焰莲花印救下重伤的青儂，怀着感激之情的青儂决定加入他的队伍……

## 第七章 卖糊辣汤的漂亮老板娘 ..... 143

在逍遥镇，莲华一行人得到了猎魔者眉姐的帮助，化装进入了紫松城，不料关键时刻朱离却叛变，令大家陷入了绝境……

## 第八章 仇恨是把双刃剑 ..... 167

紫松城的云自在王居然帮助莲华他们进入魔界，条件是调查夜迦的秘密。朱离为了追随莲华而迷失在魔界……

## 第九章 不得不战的宿命 ..... 189

朱离在魔界认识的“姐姐”居然跟莲华有过节！为了掩护莲华，朱离身负重伤，莲华一行人却又在芥子山庄遇到了更大的麻烦……

## 第十章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..... 219

在魔界的婚礼上，夜迦四面楚歌，陷入绝境，却未想，被他的爱人揭穿了真实的身份。是是非非，孰真孰假，谜团解开，真相永远出人意料……

## 尾 声 遗 忘 ..... 243

当莲花谢去，洗尽铅华，前尘旧事，唯有遗忘……



# 第一章 骷髅栈的美女

月圆之夜，盐茶古道，诡异的骷髅  
栈里，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展开。美  
丽的魔女，俊美的少年，到底谁胜  
谁负……







秋深了。

月华如水，冷冷地铺泻下来，流过疏朗的树影，支离地映着崎岖的山道。

这里是由蜀中入滇藏的盐茶古道，蜿蜒盘旋着将川、滇、藏三角地带的大小城镇与荒山丛林串连起来。内地的行商通过马帮，经这条路把茶叶和其他货物运往滇藏，换回黄澄澄的沙金。

行路难。

山险水恶，在古道途经的深山中、陡崖下、激流河滩旁，时时可见人马的森森白骨。恶劣的天气，杀人越货的劫匪，剧毒的瘴蛊虫豸……若不是胆豪气壮的马帮汉子，若不是以命博财的商人，如何敢走这一条要命的路。

风飒飒。

那奇特的仿佛在冷笑又仿佛在呜咽的风声，嘲笑着人类永远的欲壑难填。

照在路上的惨淡月光，是黄金与白骨混杂后的浮色。

夜未央。

远处传来不知是谁的脚步声，沙沙地踏在枯叶上。几声凄厉的枭鸟夜啼，扑簌簌惊飞，没入远方的暗沉。

一个萧索的身影在路边站定了，斑驳的树影下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有一双明亮坚定的眼睛在发着光。他侧头看着右边的山壁，“鹿岭驿”三个褪色的石刻朱漆大字几乎全部隐设在层层藤蔓泥苔下。

一抹淡淡的微笑浮现在他唇边，只一瞬，随即又被秋风吹去无踪。他将黑色的斗篷又裹得紧了点，拢着双手，低着头，一步步走下山来。

鹿岭驿就在山脚下，小小的驿站只有两排破旧的平房，山石砌就的围墙歪倒了大半，可以看见院子里有人升起了火。

红红的火光跳跃着，于是就有了暖意。

虽然那勉强算是门的木板早已腐朽不堪，穿黑斗篷的人还是上面轻轻叩了叩，门内的喧闹声停了，有人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我是过路的，想借个地方歇脚。”门外的人轻咳着道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穿黑斗篷的人慢慢推开门，带进来的冷风吹得院落中的落叶一阵旋舞。

火堆旁的众人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，这人身材纤细如少年，也许是夜晚风寒，他披了件厚厚的斗篷，把整个身子都裹住了，一顶软兜风帽遮去了他大半边脸，只见得他苍白光洁的额头，和一双清澈淡漠的凤眼。

他反手带上门，慢慢走了进来。

在火堆旁歇息的是一伙马帮商客，约莫十几个人，围着烧得正旺的火堆烤肉。马帮首领手托着旱烟袋正吞云吐雾，旁边坐着个胖胖的商贾，看样子可以做主的就是这两位了。穿黑斗篷的人向他们微微躬身道：“两位大老板，在下流落荒山，借宝地歇一晚，打扰了。”

那人中原口音，声音清朗，看来年纪也不大。

马帮首领冷冷审视着他，终于点点头。旁边的商贾倒是一团和气，笑道：“坐吧，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这里原也没主人，都是路过的。来，一起烤个火。”

几个伙计往旁边让了让，空了点地方给他坐。他道了谢，坐下了，尽量不占地方地缩在一旁。

“看你的年纪也不大，怎么一个人走盐茶道啊？”商人看起来倒是一团和气。



“我跟同伴们走散了。”那少年有点无奈地道。

“我说呢，敢独自走盐茶道的不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，就是走岔了路的。这里路险得很，你一个人是走不出去的，我们要往川中去，如果同路的话，我们捎带你走，也方便点。”也许是因为少年的中原口音让商人觉得亲切，他的话多了起来。

“好，那就多谢了。”少年好像很累的样子，垂着头也不多话，只是偶尔低咳几声。

“你没事吧？觉得风冷的话进去睡，不过那几间破屋子又脏又臭，待不住人，还是在外面烤火比较好。反正天气还不算太冷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，这里很好。”少年道。

火堆上架着的肉快烤熟了，香气四溢。商人深深嗅了一下，舔舔嘴唇，叫道：“娉娜，你衣服换好了没？肉熟了，出来吃吧！”

“哎，来了。”屋子里居然有女子娇声应了，门板吱呀一响，一个年轻女子袅娜地走了出来，挨着商人坐下。

这女子的出现，就好像在火上浇了一勺子油，泼刺刺将夜色照亮了。

她穿了身鲜红的衣裙，披了件白狐裘，衬得一张嫩生生的瓜子脸蛋娇艳如花，身段窈窕如细柳，笑得好甜。

“还冷不冷了？”商人搂着她，疼爱地道。

娉娜娇声道：“暖和多了。”她顺势猫一般偎在了商人怀里，拢了拢鬓发，露出耳珠上碧绿的翡翠坠子，翘起染着蔻丹的纤纤十指，剥了只橘子一瓣瓣地喂给商人，一边却用那双妩媚的眼睛悄悄往少年这边瞟过来。

在盐茶古道行商的都不会把家眷带在身边冒险，看她的行为举止，是什么出身也揣想得出，应该是在半路跟着商人从了良的青楼女子吧。

喂完了橘子，娉娜又从火堆旁的革袋中倒了酒在碗里，端给商人，甜笑着说：“这里好冷清啊，怎么连驿丞都没有呢？”

商人道：“因为这里破落很久了，听说山上有妖怪出没，把人



都吃光了……”他故意做出个狰狞的表情。

婀娜咯咯娇笑起来：“那我们岂不是送上门的美味了？”

商人也大笑了起来，摩挲着她的脸：“像你这样的宝贝，吃了太可惜了，就算是妖怪也舍不得吃你的。好丫头，来，给我唱个曲儿下酒。”

婀娜眼波流转，扭捏了半晌，看把大家的胃口都吊得老高了，才从鬓边拔下根亮晃晃的金簪子，敲在皓腕上的玉钏儿上，发出清脆的丁当声。她合着拍子，启朱唇，露银牙，娇滴滴唱了起来：

“小冤家！

前月咱别在了春水坝，

可可地让俺把泪花儿洒。

香粉儿顾不得搽，

懒懒地蓬着乌油油的发，

清减了不思饭与茶，

任猫儿叼走了白罗袜。

朝也思、晚也想，想得俺心里如针扎，

做甚么还不早归家？

恨恨地咬着银牙儿骂，

骂着你这小冤家。

盼归盼到几时罢，

手拈着绣鞋儿占鬼卦。”

她的声音娇细软甜，曲调缠绵，就像是糯米糖般牵扯着，咬字虽然有些不准，却别有一番妩媚风味，听得人身子软软的。

商人听得喜笑颜开，在婀娜的脸上捏了一把，还未来得及赞许，忽听得有个男声和道：

“趁年少好风流，如花美眷只一刹。

凭多少山盟海誓，忽忽儿都成假。

今日牡丹，明朝杜鹃，拥上锦榻。

乱攀折郎心胜铁，说恁么痴情只笑杀。”





那歌声清朗，真真的一个薄幸子的口气。众人一惊，循声望去，一个白衣公子坐在半塌的矮墙上，摇着扇子正自得其乐呢，见大家看过来，才笑道：“真是难得啊，居然在这深山里得聆佳音，不禁和了几句，哈哈！”看他那旁若无人的样子，就像是那个走马章台的佳公子，在为力捧的名伶叫好。

说着，他已跳进院子里，全不顾别人防贼一般的目光。那几个马帮汉子已将手按在了刀柄上。

借着月色与火光，只见此人长身玉立，俊眼修眉，风姿潇洒，在这样的穷山恶水，居然也能将一袭白衣穿得纤尘不染。只是，在这荒山野店，又怎么会钻出这样一号人物来了？

白衣公子向大家团团一揖：“在下偶经此地，被歌声吸引了来，真是唐突了，诸位莫怪，莫怪！”

他一边说着一边已大大咧咧地在火堆旁挤坐下，端详着对面的娉娜，赞道：“唱得好曲子，歌好，人更好。刚才没有惊吓到小娘子吧？”

娉娜好像想谦让几句，瞟了他一眼，还是低下头，向商人身边靠了靠，垂下眼帘不说话。

白衣公子对着脸色难看的商人道：“这是你的女人？老板好福气哪！”

商人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过奖，过奖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在下姓朱，大家可以叫我朱公子，当然，不是野猪的猪，是朱红的朱。”朱公子忍不住为自己的幽默感笑了起来，虽然没人跟着笑。

朱公子一双眼睛贼溜溜地不住瞟着娉娜，她不自在地裹紧了身上的狐裘。旁边的马帮汉子都有点挂不住了，马帮头子咳了声，抽了腰畔锋利的解腕尖刀出来掂掂，又片了片烤架上的肉，如切豆腐，端的又利又快。

朱公子瞥了他一眼，深深吸了口气：好香啊……”眼睛却盯着娉娜，也不知道是说肉还是说人，笑容竟有些诡异。

商人不理他，却转头叫着那黑衣少年：“年轻人，要不要吃点

东西？”

那黑衣少年在屋檐的阴影里，低着头，缩着身子，仿佛已经睡着了，听得商人唤他，抬起头道：“我不饿，多谢。”

朱公子像是才发现有这么个人在旁边，打量着他，诧异道：“你也是过路的？”

黑衣少年点点头。

“贵姓？”

黑衣少年随手在空中划了划，潦潦草草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字。

朱公子苦笑道：“这位倒真是惜言如金。”

黑衣少年眼尾好像弯了弯，随即又别开头去。

朱公子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，随即嘻嘻一笑，又去撩拨娉娜：“小娘子方才唱的那首曲儿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娉娜细声答道：“没名字……这首歌本是贱妾楼中一个姐妹所作……”

“哦？那她后来等到了情郎没啊？”朱公子一径不依不饶，着实有点讨厌。

“没……那男人负了心，于是她就跳了井。”娉娜冷冷地道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朱公子好像也觉得有点自讨没趣，讪讪地抓抓头发，“真是可怜。”

一时间又沉默了下来。

风卷流云，寒意越来越重了，没有人说话，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，那种似乎有什么事将要发生的沉闷越来越浓了。

月亮慢慢自云中露出了脸，那月中桂影竟泛出些许暗红色，恍若凝固的血斑。

一声悠悠的叹息声响起。

却是朱公子抬头看月，低叹着：“血影之月出来了……今儿是十五了罢？”

马帮首领粗声粗气地哼了一声：“什么是血影之月？十五又怎



么样了？”

朱公子微笑着扫了他一眼：“连血影之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在盐茶道上混的？在这山里行路的规矩，有道是‘十五血影出，不过鹿岭驿。’啧啧，奇怪，怎么今天来送死的这么多呢？”

媯娜“啊”地低叫一声，把身子向商人偎得更紧了。

马帮首领怒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莫非你是道上来踩盘子的？”他的手下一阵喧哗喝骂，纷纷跳起身，拔了刀子出来。

“踩盘子？我还踩锅子呢！我说，你们也太假了吧，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们是什么东西！”朱公子悠然道。

下一刻，他已拔身跃起，他原来坐着的地方已插上了几把明晃晃的刀子。

刀身在月光下微微摇晃，反射出冷冷的光。

朱公子站在院中老树的枝桠上，身形随着枝干的上下起伏而晃动，衣袂飘飘，唇边噙着一丝冷笑。

血影之月是这片深山中奇异的天象，每逢闰年九月十五月圆之日，有一个时辰，月华必是鲜红色的，任何妖魅都会被月光照出自己的影子来。通常在这个时候，鹿岭驿方圆几百里内，妖魅潜形，不敢露面，生怕被照出原形，损了修为。

“你，”他指指马帮头子，“想必成精不久，所以不知道血影之月能照出一切妖物的魄影吧？看看你们自己的脚下……”朱公子唇边浮起冷笑，一个个地指过来，“还有你，你，你……”

他看向媯娜，微微挑了挑眉：“当然，少不了你，美人儿……”

“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自己不是人了么？”朱公子又加了一句。

话音刚落，就有一阵寒风厉啸而过，那烧得正旺的火堆一下子变成了幽蓝色，仿佛是来自地狱幽冥的鬼火，映得火堆旁的众人脸色发青，神情诡异。

朱公子依旧一副悠闲的样子，等着他们的反应。

但他们偏偏就这样静止不动了，好像扯线木偶断了线一般，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。



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响起。

媵娜笑得花枝乱颤地站起身来，居然还抛了个媚眼给他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地方连月亮都会捣鬼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能看穿我的布置哪。浪费我的时间，你可真不是个好人呀！”

朱公子冷笑：“你以为你掩饰得很好吗？这些鬼东西根本就不能说话吧，都是你一个人在发声操纵，他们的喉咙与肚腹根本没有起伏。”

媵娜的手放在商人的头顶，轻轻摩挲着，听他如此说来，轻叹一声：“看来这些东西真是没用，留着也是浪费！”下一刻，咯的一声轻响，商人的头已经被她拧了下来。

没有血喷出来，他像个麻袋般向后倒了下去，扑起一阵灰尘。

月光下，两人就这样对峙着，她笑得那么媚，眼眯眯的，嘴角翘翘的，那妖艳的红色胭脂，一直涂到眼梢，媚得如一个妖精。

不，她本来就是妖精。

手里还上下抛着一颗死不瞑目的头颅。

朱公子叹了口气：“这么美的女人居然是妖怪，真是可惜啊！”

“像我这么美的女人，不是妖怪才可惜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跑来这儿坏我的事？”媵娜侧了脸瞟向他，纤指一旋，那颗头颅已飞向他。

朱公子轻轻对着那头颅拍了一掌，也不见他如何用力，那头颅却已爆成碎片。他却微一皱眉，避过了那爆开的粉末，任它落回地上。

“坏你的事？我有吗？你这么煞费苦心布置，难道不是为了捕杀我这个漏网之鱼？”

“为了你？”媵娜冷笑一声，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充其量只是一只不成气候的玄狐，值得我这么费事？”她的笑容充满了讥讽。

玄狐？那是传说中极有灵性的一种妖狐，时有修炼得道的，难道这俊俏公子居然是玄狐所化？

朱公子轩起眉，忍了忍，又道：“那我问你，你们异界暗罗刹城的魔族，为什么跑来我们这一带，还几乎杀尽了这里的精魅？你们





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媯娜对他的怒气无动于衷，娇慵地打了个呵欠：“你倒有几分眼光，识得我是暗罗刹城的。只是你问得也忒蠢了，我们暗罗刹城的魔族哪里不能去？本来这个破地方请我来我也不愿意来呢，只不过我领了城主之命，要在这里堵截一个人，因为无聊嘛，所以我顺手杀几个山里的妖精玩玩。哎，它们实在是太弱了，不知不觉就把它们杀光了……对了，玄狐不是很聪明的么，怎么你还巴巴地赶回来送死？”

朱公子气得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，他们玄狐族世居在这山中，前段时间他离开这里出去办事，族人却忽然遇袭，等收到族人的求救讯号赶回来后，族中已是全巢倾覆，就连附近别的妖族也没几个剩的。经过暗中查探，才知道鹿岭驿来了异界暗罗刹城的魔族。

暗罗刹城是魔族中极为强悍霸道的一个派系，普通的妖族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向来是对其敬而远之，也不知鹿岭驿的妖族是如何招惹到他们，以至于全遭了毒手。悲愤之下他是抱着必死之心来复仇的，却未料到对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自己族人的牺牲，难道就这样微不足道吗？

“好，你够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朱公子咬着牙道。

“哎呀呀，我胆小，可不禁你吓。”媯娜娇笑着拍了拍手，“这样吧，你若能打赢它们，再来收拾我好了。”

随着媯娜的击掌声，那些呆立的“人”又开始动了起来，仿佛在跳着一种奇异的舞蹈，从各个奇怪的角度扭动着身体，它们的皮肤下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戳刺而出，骨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

“原来……它们是……”朱公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它们。

“是啊，其实这里以前是个黑店哦，它们都是被害死在这里的人，我只是将骷髅拿来用用而已。对了，这里还有个很有趣的别名哦！”她指了指院中角落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碑，字迹模糊，依稀可见古、月、木几个字，“是骷髅栈，很美的名字吧？”媯娜咯咯娇笑起来，“我真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